

中国第一部西藏小沙弥传奇成长史

小沙弥

འཇམ་དཔལ་ལྷོ་མ་གྱི་འཇམ་དཔལ་ལྷོ་མ་

丹增 著

014005657

I217.62
91

小沙弥

丹增 著



I217.62
91



北航

C1692353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72820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沙弥 / 丹增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6924-7

I. ①小… II. ①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015号

小沙弥

XIAO SHA MI

丹 增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重庆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主 编: 施战军

责任编辑: 张好好 黄卫平

特约编辑: 张 翼

营销编辑: 高 帆 刘 菲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275千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江贡·····	0
童年的梦·····	0
生日与哈达·····	0
水顶寺的水·····	0
藏狗·····	0
劫难中的秘密·····	0
第二佛陀·····	0
我的高僧表哥·····	0
早期恨与近期爱·····	0
忆母校·念恩师·····	0
折嘎的新生·····	0
生命的意义·····	0
香格里拉·····	0
丙中洛·····	0
昆明印象·····	0
谈死亡·····	0
也谈人生·····	0
附录·····	0

3 3 4
3 3 1
3 0 9
2 9 5
2 7 9
2 6 3
2 5 1
2 4 3
2 2 7
2 1 9
1 9 5
1 8 3
1 6 3
1 4 9
1 3 9
0 8 3
0 6 9
0 0 1



江 贡

初秋，藏北大地上已经覆盖了一场薄薄的雪，绵延的牧场在雪山下起伏，从近到远，颜色渐次由深而浅，积雪由少而多，像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远处连绵的山峰如一个个衣冠洁白的神灵，威严冷酷地俯视着人间。人们认为，藏地的山和水都是有灵性的，高远圣洁的雪山是神灵居住的世界，深邃湛蓝的湖泊是神灵钟爱的地方。天空中的飞禽、雪山上的走兽，都是神灵的使者；而草原上的牛羊、农田里的庄稼，则是佛菩萨的恩赐。

尽管这份恩赐更多地赏给了部落的头人们，百姓得到的总是很少很少。但是人们少有怨言，因为喇嘛不断地告诉他们：人家牛羊成群，是因为前世的功德；你们贫寒困苦，是由于前世的罪孽，只

要今世戒恶、行善，来世就会得到果报。

来世是一个美丽的希望，遥远而缥缈，却总是如影随形。

那时，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以天上的星星来衡量牛羊的多寡，以水草的丰盈来决定牛羊的迁徙，以季节的轮转来决定庄稼的收种，以佩戴的珠宝玉石来显示家中的财富，以给寺庙的供养来寄存来世的转生，以太阳、月亮、星星、护法神的名字来给孩子起名，以喇嘛上师们的咒语来抵御魔鬼的侵害，以良马和宝刀为男儿的荣耀，以歌声和舞蹈为女子的风情。当然，还以太阳下的沙盘立杆观影，来测定星移斗转、农事轮替、天文历算；还以点燃一炷香来计算时间，来确定一天当中，哪些时辰该供奉佛菩萨和雪山上的神灵，哪些时辰该为头人干活、为贵族织氍毹、缝衣裳，哪些时辰该躲开魔鬼阴险的咒语和头人暴虐的皮鞭。普通藏民是一盘石磨，转不转由不得自己。

在这苍茫草原边的土坡上，傲立着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且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红教寺庙，它是方圆数百里藏民的灵魂寄托之所。

这个早晨，寺庙里召唤喇嘛念早经的头通鼓刚刚敲响，牧童阿措就将头人的羊群赶出了羊圈。天上的星光还没有退尽，草地上的露珠还晶莹剔透，炊烟还没有升起，村庄还在沉睡，阿措就紧随黎明的曙光，赶着太阳上升的脚步，开始走很长的路，要把羊群赶到高山牧场上。

不久前，一头雪豹咬死了阿措的哥哥阿西，还拖走了两只绵羊。头人旺珠听说后，面对阿措手足无措的父亲加央十分惋惜地为这两只大肥羊摇头叹气：“唉！秋后就要杀的肥羊呢，却先进了野兽的口。”紧接着又说：“那以后你们家再派一个放羊的吧！”忠厚老实的加央家三代为旺珠头人家族放羊，从没有出过这样的事。现在魔鬼找上门来了，躲是没有用的，就像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不可能自己返回原地，加

央只好让年仅七岁的小儿子阿措顶替他的哥哥去放羊。

凛冽的寒风从雪山上吹下来，像一群群赶路的厉鬼，呼啸着掠过大地，羊群撒落在一片坡地上，费力地从薄薄的雪层下寻找可进口的草食。整个世界已经变得寒冷肃杀，没有了夏季牧场浓郁丰富的色彩和情歌婉转的浪漫。阿措太小，还不是一个熟练的牧童，他瘦小的身子有些扛不住这荒原上强劲的雪风。尽管快到中午了，太阳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生疼，但他还是感觉冷，只好把一只毛茸茸的大绵羊抱在怀里取暖。

这时，一群牦牛像黑色的洪水漫过山坡，它们的蹄子敲打着大地，仿佛有上百面大鼓被擂响。

“央宗姐姐！”阿措朝着牦牛群大喊。尽管他还没有看到放牦牛的人，但他知道，疼爱他、经常在牧场上帮助他的央宗一定在牦牛群的后面。自从哥哥被豹子咬死后，只有这个仅大他两岁的央宗，时常在牧场上照应着他。

央宗家也是穷苦牧人，家境比阿措家更惨。她的父亲几年前跟随马帮外出赶马，遇上了土匪，就再也没有音讯，现在央宗和她妈妈相依为命。

央宗浑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她递给阿措一块烤洋芋，还是热的，显然是她一直焐在怀里的。

“拿着，阿措。”每次在牧场上，央宗总会给阿措一点儿东西，一块奶渣、一坨糌粑，或者一把野果。阿措不知道央宗从哪儿搞来这些吃的，以至于他只要一看见央宗的牦牛群，肚子就忍不住一阵咕咕响。

“央宗姐姐，你吃。”

央宗舔舔自己干涩的嘴唇：“我吃过了，阿措。”

央宗看见阿措把那块洋芋吃完：“我到山那边去。阿措，你要小

心点。”

“央宗姐姐，你就在这里。”

“这里的草，还不够你的羊吃呢。阿措，我走的时候来叫你。”

阿措眼巴巴地看着央宗把牦牛群赶走了。如果没有央宗，他会以为偌大的牧场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会感到害怕，感到冷，感到饿，感到困……

有几只苍鹰翱翔在雪山与牧场之间，它们似乎是天地间唯一还存活的动物，骄傲地巡行在高空。鹰的翅膀强劲有力，张开的羽毛既蓬松又坚硬，似乎要遮天蔽日，收紧在肚下的鹰爪像尖锐的钢钩，随时要把什么东西一把收入掌中。在这凋敝的牧场上，谁将成为它们攫取的食物呢？

鹰群终于发现了自己今天的猎物。而且，它们在羊群周围没有看见放牧人和猎狗。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无人看守的羊群发起攻击。

天上的苍鹰一只接一只地俯冲下来，用刚劲有力的利爪一把抓起无助的羊羔，呼啸而去。犹如蜻蜓点水，飞马踏花，掠杀在一瞬间就完成了。羊羔们惊得四散逃亡，可是它们哪是天上那些家伙的对手。苍鹰把羊羔掠到雪山上扔到岩石上摔死，然后再飞回来继续捕杀。有的鹰竟然累了，抓起羊羔后再也飞不高，在天上偏偏歪歪地奋力挣扎，这可能是鹰的一生中最狼狈而又最幸福的一次飞翔了。

羊羔一只又一只地飞到了天空，而那个牧童此刻还在一个山凹的避风处，搂着一只大绵羊酣睡呢。等到可怜的阿措被羊羔的哀鸣惊醒时，七八只羊羔已经从牧场上飞走了。他只看见最后一只羔羊在鹰的利爪下，四蹄乱蹬乱踢，好像想要踩着那朵离它很近的白云。

“佛祖……”阿措惊得张大了嘴，“你们真的是雪山上的神灵派来的吗？”他仰望着天空中越来越小的那些黑点，无助地问。

央宗这时从山坡那边飞跑过来：“阿措，你在干什么啊？”

阿措呆呆地望着她：“我……睡着了。”眼泪顺着干裂的面颊流了下来。

央宗取下破旧的头巾，帮他揩掉脸上的泪痕：“我们回去吧，求老爷发发慈悲。我陪你一起去。”

离太阳下山还很早，阿措就将羊群赶回旺珠头人的羊圈了。他已经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但央宗姐姐在他身边，他并不感到有多害怕。

旺珠头人还在和几个客人打藏牌，他有些奇怪地看着站在门口的阿措。“太阳还那么高，那里怎么就立了根蠢木头？”

“老爷，几只羊羔……飞到天上去了。”阿措回答说。

“风吹的？”旺珠头人问。

“不是。”

“那羊羔长翅膀了？”头人又喝问道。

“鹰叼走了。”阿措懦懦地说。

旺珠头人站了起来，定定看了阿措几秒钟，然后将手上的牌狠狠扔在桌子上，大喊：“我的皮鞭呢？”

央宗这时从阿措身后闪出来，一下跪在旺珠头人的面前：“老爷，求求你，发发慈悲，鹰要来叼走羊羔，没有办法的事。老爷，求你饶了他吧。”

“哪里来的贱骨头，滚开！”旺珠一脚就将央宗踢了几尺远。一个仆人递给头人牛皮鞭，然后帮着他将阿措拉到院子里，说：“趴下吧，阿措，鹰吃了老爷的羊羔，老爷的皮鞭就要吃你的肉了。”

阿措趴在地上，被褪下裤子，露出黑瘦的屁股。牛皮鞭挥舞起来，带着尖锐的呼啸打在阿措的屁股上，像是狼的牙齿，一口又一口地在阿措的心尖上滑过。但阿措没有叫喊，更没有哭，更为奇怪的是

皮鞭仿佛不是打在他的身上，而是打在光滑的石板上，只有呼啸的声音，没有飞溅的血肉。这让旺珠越发生气了，下手也越来越狠。

旺珠头人打到二十多鞭时，一个人影“扑通”跪在了他的面前：“老爷，老爷，求您别打了。孩子年龄还小，求求你啦。老爷，要打就打我吧！”

原来是阿措的父亲加央，他的头发因为一路奔跑，发绳也掉了，满头乱发胡乱地遮挡在脸上，像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旺珠头人停下鞭子，一口痰吐在加央的头上，再往他身上抽了几鞭，终觉得无趣，悻悻地说：“呸，我是碰见哪路魔鬼了？不是豹子拖走羊，就是老鹰来叼。再不给你们这些贱骨头点儿教训，哪天还会把魔鬼给我招来呢。”

头人转身气呼呼地进屋去了。加央父子从地上爬起来，冲着头人的大门端正地跪着。头人没有发话让他们滚，父子俩是不敢起来的。傍晚时分，天上飘起了细细的雪花，不一会儿父子俩肩头上已是一层白了，那孩子的鼻涕不断地淌下来，慢慢地变成了冰凌，粘在嘴唇上，看上去像粗壮怪异的白色胡须。

他们跪到星星布满天空，月亮在东边升起。直到喝醉了的头人到院子里来撒尿，问管家，那里怎么蹲着两条狗？管家告诉他不是狗，是犯了罪的加央父子。头人这才想起下午的事情来，就让快要冻僵了的父子俩滚回去。

第二天，浑身鞭痕累累的阿措还得去放羊。这回他再也不敢睡觉了，连眼睛都不敢多眨几下。委屈悲伤的眼泪在孩子的脸上冻成了一根根冰棍，他无暇去将它们掰下来，他害怕那些无处不在的苍鹰，又冷不防从他的头顶一掠而过，像闪电一样抓走他的羊羔。再发生昨天那样的事，他会被头人活活打死的。不过，他今天稍可放心的是，央宗姐姐在远处的山冈上，随时帮他看着天上的苍鹰，

他们约定，如果有鹰飞来，她会给他打口哨。

这时，一个身穿袈裟的人像从地里冒出来一般突然站在了阿措的面前。阿措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他揉揉眼睛，天哪！这是恰日寺的达普大活佛啊！这是真的，还是做梦？这么冷的天，他来牧场上干什么呢？

活佛慈眉善目，手持佛珠走到阿措面前。他发现这孩子前额宽广、浓眉大眼，眉宇间有股慈悲之气。这么小的孩子能有这种气质，也让阅人无数、饱读经书的九世达普活佛心生欢喜。他掰下孩子脸上的一条条冰凌，对他说：“孩子，这里有我带来的酥油拌饭，你坐下先吃，我来帮你看羊吧。”

阿措尽管年纪小，但他知道一碗酥油拌饭是他过年过节也吃不到的东西，他更知道面前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是方圆百十里地，谁见了都要磕头的大活佛。连旺珠头人见了他也要赶忙下马行礼、磕头跪拜呢。孩子跪下了，说：“活佛，我怎敢让您放羊？”

达普活佛呵呵笑了：“谁说我不能放羊啊？我在被认定为活佛之前，也跟你一样，是个苦孩子。快吃吧，孩子。”他拿过阿措手里的放羊鞭，驱赶羊群去了。

原来，这天一大早，阿措的父亲加央就到寺庙里去点酥油灯敬香，祈求佛祖能宽恕他们的罪过，因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为头人的羊群招来了豹子和老鹰。可怜的阿爸不知道自己遭到了什么报应，也不知道家里人惹怒了哪个神佛，才遇到这样大的灾难。加央在威力无比的愤怒金刚佛像前，边祈祷边哭诉。一个无助而卑微的牧人，除了佛菩萨的慈悲，还有谁可以帮他们呢？

慈悲当然是有的。恰日寺的达普活佛听到加央的祈祷，便让侍从准备好了酥油拌饭，装进一个木匣里，大步走出寺庙。庙里的堪布品松喇嘛问了一句：“活佛要去哪里？”活佛微笑着说：“去放羊。”

俗话说，就是乞丐的打狗棒也有个倒顺，活佛去放羊，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像檀香木当火棍、绸缎当抹布。消息如草原上常刮的旋风，卷起人们崇敬的心，村庄里的僧众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骄横的旺珠头人只差没有被口水淹死了，他即便在今生有权有势，也总得担心自己的来世吧。让一个活佛给他放羊，他可承受不起这样大的福气。头人赶忙带上哈达和家仆，飞马赶到牧场，见到羊群中站着的活佛就远远地跪下了，哈达高高举在头顶，羞愧万分地说：“尊敬的活佛，请回去吧。”

达普活佛对旺珠头人说：“地上的羊群有羊鞭赶，天上的神鹰，你有神鞭驱赶吗？”

旺珠头人汗流满面地说：“没有，尊敬的活佛。”

“那你怎么阻挡神鹰供奉给雪山神灵的祭品？鹰身上掉几根毛，碍不着凌空飞翔，你失去几只羔羊，影响不了你的富有呀！”

“我知道自己的罪啦！活佛，请为我洗罪吧。”头人鸡啄碎米似的磕着头说。

“你的慈悲才能为你洗清罪过。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吧。衣服脏了，可以别人帮洗，灵魂脏了，只有自己洗。”达普活佛扔下羊鞭，转身离去了。

那边，寺庙的喇嘛们已经牵来了活佛的马，等候多时了。

晚上，旺珠头人的管家给加央家送来了两口袋青稞，还为阿措送来一件簇新的羊皮袄。这个平常仗着头人的权势，对百姓恨不得鸡爪上刮油、羊角上剔肉的家伙，此刻谦逊地对加央说，请为我家老爷在活佛面前好好念经啊。

在西藏人神未分的时代，大地上的慈悲多来自于那些刻苦修行的出家人。他们是藏民族的智者，也是苦难的引导者和承担者。达普活佛所在的恰日寺坐落于怒江河畔，属于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之一宁玛派，即红教。奔腾不息的怒江在寺庙前日夜流淌，喇嘛们诵诵的经文也如江水滔滔，终日不绝。两岸是荒凉的大山，在阳光下看久了让人眼睛生疼。干热河谷里降水少，一般都不长草木，赤裸的山坡上唯有寺庙耸立，给人以希望和信心。赶上风调雨顺的年份，人们会感激喇嘛们的经念得好；天灾人祸降临，人们会认为这是前世造下的孽在今生来偿还。寺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支柱，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从生下来到寺庙里请活佛起名，到死后由喇嘛上师念经超度亡灵，宗教的力量左右着人们一生的言行。

而在世俗世界里，部落头人们掌管着一切。这一带史称“三十九族”地区，共有十六个部落，每个部落由头人们掌管，他们权倾一时，生杀予夺，易如反掌；黑头藏民命如草芥，卑微渺小。不过，生活即使清贫而艰难，人们也不争、不抢、不盗、不杀。因为他们的心地就像蓝天一样纯净，清泉一般透明，也因为那些修成正果的高僧大德们，时常以他们仁慈的悲心，教化着一代又一代的信众。

达普活佛是个苦修隐忍、悲心博大的活佛，他像雨后的阳光，黑夜的星光，十五的月光照耀着草原上的众生，在僧众中享有崇高

的威望。说他高贵，人们从来没有见他骑过高头大马，穿过貂袄缎袍，吃过山珍海味，衣食住行比普通僧侣还普通。他现在已经是个传承体系的第九世转世活佛。作为一个修行者，九世达普活佛恪守这样的戒律：不但要与大家一起分享艰难与苦难，还要比众生更刻苦忍耐。但就像一尊佛像前，总有香烟缭绕一样，一个活佛，总会受到大大小小的信众无尽的供养和布施。可九世达普活佛规定，他的房间里只能有十六种日常必需用品，如袈裟、僧裙、装糌粑的口袋、褥子、拐杖、木碗之类，且还都不能沾金带银。活佛让人将每件物品都画了出来，贴在门口，除了经书，多一件都不准送进房间。不管是人家供奉的金银绸缎，还是珠宝玉器，达普活佛总是说：“这个东西我的画上没有，不属于我，就供奉到佛菩萨面前去吧。”

这些天九世达普活佛正为一个吉祥的梦所困扰，他已经为此闭关打坐三天三夜了。到他结束闭关出来那天，正是加央到寺庙里敬香祈祷的那个早晨。当他听了牧民加央的哭诉后，他感到已经领悟了自己供奉终生的本尊佛——莲花生大师的旨意了。

从牧场上回来后，九世达普活佛把寺庙的堪布品松喇嘛请到自己的静室，侍奉活佛的小喇嘛刚给品松堪布续上酥油茶，达普活佛就挥手让他出去。然后他对品松喇嘛说：“堪布，我们的江贡活佛回来了。”

“哦？”品松堪布一惊，险些泼洒了手中的茶。品松是个谢顶很早的喇嘛，发亮的脑门油光光的。他从达普活佛发亮的眼睛中感觉到，恰日寺的住持大活佛——十一世江贡活佛的转世，就要被九世达普活佛找到了。

怒江河畔的恰日寺历来有两个活佛转世体系，江贡活佛转世体系是恰日寺的创寺活佛，当年就是一世江贡活佛在这里建立了恰日寺，可以说，有了江贡活佛体系，才有达普活佛体系。历史上这两

个活佛体系互为师徒关系，一个活佛圆寂了，另一个活佛负责为其寻找转世灵童，并培养其成为一代活佛。这已经成为恰日寺的传统。十一世江贡活佛已经圆寂七年了，三年以前，恰日寺就开始寻找十一世江贡活佛的转世，但却差点引发了各部落之间的战争。当时有两个较大的部落都向恰日寺暗中推荐了自己中意的转世灵童，其中一个灵童候选人甚至还是一个部落头人的孩子。谁都明白，转世活佛的背后在俗界其实暗藏着诸多利益，既有精神、荣耀上的，也有经济、权力上的。如果自己的部落出了一个大活佛，作为头人来说，就像后山挖出了金钵，前池开出了莲花，不仅在俗世更有权力，在神界，更可以替天行道，以神灵的代言人自居了。这两个恰日寺的大施主互不相让，他们的背后，又各自有一些部落头人推波助澜，最后闹到几近兵戎相见的地步，连寺庙里也不得安宁。九世达普活佛看到寻找转世灵童一事已牵扯到俗界的纷争，战争就要降临这片和平的土地，他就召集各部落头人到寺庙开会，当着大家的面宣布，寻找转世灵童是寺庙的事，与俗界无关。一切得按神的旨意和前世江贡活佛的遗言行事。即将燃起的战火才暂时平息下来。

但前世江贡活佛的遗言是什么，只有恰日寺的几个高僧大德才知道。十一世江贡活佛圆寂在自己闭关的静室里，他的书案前有一首用偈文体写的诗歌，里面隐藏着关于寻找下一世活佛的线索。

拉那赞巴雪山圣洁高远，

牧场绵延千里；

神鹰巡行在天空，

羊羔飞翔在云端。

是谁向雪山奉献了自己的羔羊呢？

那就是我轮回的悲心。

当年恰日寺的高僧大德们对这首偈文体诗琢磨了许久，他们也只能大体推测十一世江贡活佛的转世应该在拉那赞巴雪山脚下、牧场上的某户人家。拉那赞巴雪山是本地最高的雪山，也是藏族人的神山，十一世江贡活佛当然会选择这样圣洁的地方转世，意其苦修隐忍的一生像雪山一样清白纯洁。但是对于“神鹰巡行在天空，羊羔飞翔在云端”两句诗，谁也不解其中的含义。直到九世达普活佛听说了阿措放的羊被鹰叼走的事，他才猛然想起这就是十一世江贡活佛对众生的启迪了。今天他让品松堪布来密谈，就是想验证这个神迹是否属实。

他对品松堪布说：“堪布，我记得，十一世江贡活佛圆寂前，曾经送给你一个护身符。”

品松堪布双手合十说：“是的，我一直恭恭敬敬地佩戴在胸前呢。”

“在我闭关前，曾梦到十一世江贡活佛，他在梦中对我说，让你把这个护身符打开。”

“尊敬的活佛，我可不敢。连想都不敢想啊！”品松堪布虔诚地说。这种护身符里面一般装的是经过前世活佛念经加持过的经文，佩戴者相信它有无上的加持力。自从这个护身符戴在品松堪布胸前后，他感到十一世江贡活佛时时刻刻都和自己在一起。

九世达普活佛说：“十一世江贡活佛在梦中告诉我，在他的转世问题上，当人间产生纷争，百姓面临灾难时，你可以打开它。堪布，我已经专门为此闭关三天三夜，就为祈诵江贡活佛的谅解。打开它吧，堪布，这或许会免除众生的灾难。”

品松堪布听达普活佛这样一说，再无不打开那个被视为自己终生庇护的护身符的理由。他小心地将它从怀里掏出来，那是一个镶